

SHAN GUANG SHUI YING

山 光 水 影

也 斯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SHAN GUANG SHUI YING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光水影 / 也斯著. — 南京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2016

ISBN 978-7-5399-7894-9

I. ①山… II. ①也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303444 号

书 名 山光水影

著 者 也 斯

责任编辑 张 黎 黄孝阳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邮编: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25

字 数 150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894-9

定 价 3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◆ 冷 暖

深深浅浅的绿色 | 2

花 灯 | 4

竹 琴 | 6

米 | 8

火车站 | 10

花 生 | 12

草地上的午餐 | 14

文字玫瑰花 | 16

两层玻璃外的冬天 | 18

小巴的倒后镜 | 20

祈愿达摩 | 22

母 亲 | 24

两个少女 | 26

一团面粉 | 28

给画拍照 | 30

晒太阳的方法 | 32

民新街 | 34

- 清凉的天气 | 37
夜 | 43
钱 币 | 45
雨 | 47
彩虹的胜利 | 49
圣诞卡 | 51
赤 柱 | 53
早上的事 | 55
电视上的车声 | 57
旧书新果 | 59

◆ 山 水

- 风中的营 | 62
天 梯 | 64
蒲台岛 | 66
鹿 颈 | 68
大自然的错误 | 70
一杯热腾腾的东西 | 72
雾 | 74
长洲，凌晨三时半的雨 | 76
向月亮唱歌 | 79
大屿山 | 81
烟与颜色 | 85
路、屋宇、海水 | 87

烂头东北 | 89

夜 行 | 100

◆ 声 光

笑容可掬的脸 | 108

金属的心跳 | 110

老 人 | 112

不可能的梦 | 114

画的说话 | 116

请勿触摸 | 118

强烈的个性 | 120

表达情感的舞蹈 | 123

陌生人与亲人 | 126

《冬暖》的细节 | 129

祝 福 | 131

影 响 | 134

雷诺亚的午餐 | 136

女侍日记 | 138

拘谨的与自然的 | 140

阿普阿雷阿土 | 143

活地阿伦 | 145

差 利 | 147

如此演戏生涯 | 149

燃不着的烟草 | 151

傻大姐	153
恋爱中的女人	155
时流上的造像	157
独舞的人	159
清白者	161

◆ 表 里

父与子	166
小孩与蚊	168
阿 以	170
赖 床	172
烧鸭师傅	174
饼店老板	176
满口袋都是纸条的人	178
逝 者	180
坟 场	184
新年前后	189
浪漫和世故的混合	196
办娱乐刊物的朋友	198
不愿变狼的羊	205
远去的人	207
后 记	214

冷 暖

深深浅浅的绿色

小巴经过的路上，陈旧灰墙边搁着一个绿色玻璃瓶，那是一种孤寂的暗绿。然后车子经过交通灯，一种浮肿的绿。横街里一辆雪糕车，一种不成熟的浅绿，太轻太轻的叮当。光是这些深深浅浅的绿色，就够你记下来。你可以一直记下这个绿那个绿直到每个人发闷为止。而世界上的确还有很多绿色，分辨各种不同的绿色，已经够一个人忙的了。

小巴开回头。我以为它跟我开玩笑，把我载回原来的地方。原来它要兜一个大圈。停在一辆车旁边，绿色的，那是电车；然后我们又再开车，离开了；又一次，停在另一辆车旁边，绿色的，这次是垃圾车。

然后我们又开车。离开了。我们离开各种绿色。数一数：舞厅招牌的绿字、沿地一排排开的盆栽、银行墙壁的绿色。又是草、又是雨衣、又是新奇士纸盒招牌的底色、又是那外国人的裤子。又是山上的树，又是墙上的污渍。又是生长，又是腐朽。

每一种绿色都是不同的。你可以数出，从鲷鱼涌往湾仔车上所见的，各种深深浅浅不同的绿色吗？树在摇动，雨要落下来了。校园旁一个绿色的电话亭，有人正在打电话到远

远的地方去。杂货店里绿色的衣架，没有挂着什么。面铺里一个绿色的大“面”字，后面是腾腾涌起的白蒸气，虚渺的白色前面，一个实在的绿色大字。我的眼睛仍在搜索绿色，我错过一些，找到一些。你用看着绿树的眼睛，看见一个带笑的人；你看见忧伤的眼睛，看见满天阴霾了。风景互相沾染，人群清浊夹杂，你坐的车，左弯右拐在其中前行，偶然看见人家露台上爽神的一点青葱；偶然一幅巨大的广告牌，苍白了大家的脸色。驶近一辆车，又离开了。我不想追随流行的颜色，但也不会掉过头去不看满街缤纷，反正世界上总有那么多不同的绿色。

（一九七七年二月）

花 灯

中秋节前一晚，我们到朋友家去做花灯。一卷铁线、一些彩色的玻璃纸，加上胶水、剪刀、洋烛等等，这便动手做起我们的花灯来了。有人做蝴蝶；有人做老鼠；有人做一个小圆桶，然后他说那是一个车轮包；有人做一只蜻蜓，因为头垂了下来，所以说那是一头忧郁的蜻蜓；有人做了半边的飞虫，扎上各种彩纸，然后用一根棒把它竖起来；有人做公主的小帽；至于我，我做一头犀牛。等到大家都做好了，便给花灯点上洋烛，然后关上电灯。在黑暗中，七八盏花灯透出的亮光烘亮了我的脸。不过是简单的彩纸和铁线，却可以做出一些发光的东西来。这些人造的动物，静静地伏在那里，内心有一支洋烛在燃烧，透过外面彩色的玻璃纸，让我们看到那闪耀的心在动。夜深了，偶然，一盏花灯的洋烛燃尽，花灯的垫底燃烧起来，花灯主人便连忙扑熄它，而其他人就唱：快乐诞辰……

中秋节晚上，我们到维多利亚公园看花灯。草地和小丘上，到处坐满了人。人们坐在草地上，把花灯挂在树的枝头，在身旁用洋烛围一个圆圈。有时，有人用盛可乐的纸杯覆在洋烛上，于是这平凡的东西也焕发起来了。人们坐在灯和光

的中央，吃月饼、喝酒、谈话。人们在灯旁边走过，像我们，欣赏肥胖的鱼灯、飞机和坦克车、或者是一头被人牵着走的乌龟灯。人在灯光间穿梭，整个山头点点的光因为人影掩映而忽明忽灭。我们说明年要再做一些更大的花灯带来。坐在路旁的铁栏上，看有人用气球放起一盏花灯，渐升渐高，渐去渐远，它终于成为天上的一颗星星，久久停在那里，我们走远了还回头，担心这星星会掉下来……

（一九七四年十月）

竹 琴

家中有一个竹琴，是朋友送的。是一截巨大的竹筒，中间开了洞，上面拉上几根弦线。我不知可有这么大株的竹，因为是手做的琴，所以美丽得很朴素。

我童年时在以竹为名的乡下住过，也没见过这样的竹。而且现在由做的人拉上弦，弹起来就可以听见悦耳的声音。懂得的人用手按着弦线，熟练地按抚它，它就唱出整首歌来了。

可惜的是，这琴落到我手中不久，就断了一根弦。而因为它的构造比较复杂，要探到里面去才可调回那弦，所以就这样给搁下来了。我说了一次又一次要修好它，正如我说了一次又一次要写应该写的信、做应做的工作、办妥琐碎繁杂的事务一样。

那真是一个美丽的竹琴，任它那样搁置在那里是可惜的。我尝试拿起来，但修理是那么困难，好像教一个外行的人没法探手进它的心里。它的弦坏了，我又没法换上另一根弦，所以它就变成没法弹奏出音乐的琴了。

这真是可惜。我就只是任它搁在那儿。它像一尊雕像、一株罗汉松或是一根印第安人的图腾柱地竖在那里。任它有

这么美丽的外貌、美好的素质，就是没法发出美丽的声音来。

有人说：“这样也好，竖在那里，像一件现代艺术品！”许多现代艺术品都像弃置的用具，但我宁愿它可以在人手里发声。何况坏了的一根弦卷起来，令人感到像有一个伤口在那里。

我从天后诞带了几个纸风车回来，五彩缤纷的，就插在这空竹筒的宽口中。这朴素的雕塑有了一点颜色。它的伤口插上这多彩的装饰。当风一来，纸的风车瑟瑟转动，它像在絮絮说话，它仿佛也开始懂得遮去哑默难言的烦忧。

（一九七五年七月）

米

看见一些米粒溅在地上，混和着灰尘。尽管这样几粒米，可能不值什么，但也许因为那颜色，也许因为自小的观念，总是觉得，米粒是不应混和灰尘的。

就像许多别的事情一样，我们现在是多见煮成的饭，少见原来的米了。我是记得米的。童年时常到一个亲戚家去，那儿是个米铺，门前的木桶中盛着米，一个个小丘似的。偷偷把手插进去，有一阵爽快的清凉。铺中四壁叠着盛满米的麻布袋。偶然有一个空间挂着开张时人家送的贺镜。在这四壁叠满麻布袋的铺子中，坐在脚碰不到地面的高凳上，听着主人家的太太认穷，不过我们知道那亲戚其实富有。那时候，米就是财富了。

还有就是，童年时蹲在母亲身旁看她洗米，那样两手合起来磨着米。可见由米煮成饭，也不是容易的一回事。近年来电饭煲等普遍了，种种生活方式的改变，我们也离开米愈来愈远。年纪大一点的人，才会说我们不知道当日香港沦陷时，要找一包米是多么的困难。

米的故事，也是最平常最基本的故事吧，张爱玲《留情》的主角姓米。与其说它说的是爱情，不如说是现实生活。

最近看黑泽明的《没有季节的小墟》，也有一段米的故事。小职员告诉同事过去怎样骗米：“弄湿了饭锅，走去请人家称一些米，讲价后不买，把米倒回去。这样走多几斗米铺，就够一餐饭了。”后来他同事看见他被恶妻欺侮，替他不值，叫他把她赶走，他反而生气，要打他的同事了，他说：“骗米那样的日子，也是她跟我一起挨过来的。她就算有诸般不是，他凭什么要我赶她走？”像米一样平凡，像米一样实在的一个故事。

（一九七六年一月）

火车站

火车站搬迁后，到旧车站去过一次。那是黄昏的时候，经过天星码头。那天下着微雨，灰灰湿湿的，在对岸，已经亮起一盏一盏灯光。我还以为可以走进旧车站去，在那空荡荡的大堂里坐坐；走到门前，才发觉锁起来了。一扇陈旧的铁闸，在闸的空隙中，不知怎的塞着许多旧报纸。皱成一团的旧报纸，里面是皱成一团的旧新闻。塞在锈黑的铁闸的灰缝。望过去，里面已经灰沉沉的，整个大堂没有人，只有微风吹起一两片纸屑。

但在里面，大堂左边，车站的办公室中，似乎还是有人。那房间的灯亮着，给黑暗的大堂泻出一片灯光。里面隐约有人在说话，而在旁边，一个活动的广告牌子，还是照样机械地移上移下，移上，移下……

另一天，晴朗的天气，在红磡码头，走过新火车站去看看。想像中是康乐大厦或海运大厦那样的新款建筑，去到，却发觉差得远呢。

走一段天桥的路，进了火车站，还走一段通道。那么长，两边灰灰的，没有什么装饰，像在隧道中行走。最后转到新火车站的大堂，地方是大了，但却那么散乱。好像还未完成，